

东盟文艺

统筹:寒川

第504期 印尼篇
组稿人:莎萍

小水滴

莎萍

奴仆

用金钱把别人的青春买下
为了活命只好用身体作抵押
命令你坐下岂敢冒然站起
颠倒是非 只好指鹿为马

叛逆天天在心田堆积
脑海荡着自由的浪花
当愤怒再也不能被压抑
终有一天会似火山爆发

留梦

雕琢臻善的唠叨
浪迹天涯的嘱咐
如果再次在梦里出现
快栓停时间把梦留住

飞来横祸

玉平

这已是两年前的的事了，那突如其来地横祸，让金昌的大腿上莫名其妙地挨上了一枪，这飞来横祸的意外事件虽已过了两年，但中枪的那一刹金昌还仿佛历历在目，心有余悸，不愿再想下去。金昌在一家金店工作，他是一位尽责且勤快的伙计。每天吃了早餐，准七点半金昌就坐上了摩托车到老板的店工作。

两年前5月份的某天，金昌的摩托车坏了，所以那天金昌只好坐公交车上班。汽车行驶了约一刻钟，看到老板的店快到了，金昌下了车，刚走到人行道上时，迎面有个提枪的警察正在追着一个长头发的年轻人，那警察用印尼语喊着：“你不要跑，快停下来，你再跑，我可要开枪了！”

可是那年轻人还是没命地跑，突然“呼”的一声，那警察果然开枪了，听到枪声，金昌还没有从惊吓中缓过来，忽然觉得自己的大腿麻了一下，泊泊的鲜血从金昌的大腿流了下来。

原来警察枪里发出的子弹并没有打到那年轻人，而是打进了金昌的大腿。警察知道自己开的枪没打着目标，而是误伤了别人，他马上把枪收起来不再追那年轻人。截住了一辆公交车，警察叫车上的搭客全部下车，然后叫司机以最快的速度把金昌送到医院去。到了医院，金昌马上被护士们推进了手术房，医生替金昌开刀，把金昌腿里的子弹取了出来。

开枪的警察在手术房外焦急地等着，当金昌被推出手术房时，警察向医生问了金昌手术后的情况。医生告诉警察由于子弹没打到骨头，所以金昌中弹的腿总算保住了，可能要在医院住一个星期，等伤口痊愈了，就可出院了。

在病房警察守着金昌，等金昌从手术的麻醉药醒过来后，就问了金昌家人的电话号码，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妈妈叫他们到医院来看金昌。过了不久，金昌的爸爸、

妈妈和一个姐姐赶到了医院，看到了他们的到来，警察让他们看了金昌和了解了手术的状况后，就问了金昌的爸爸李先生的名字，然后对金昌的爸爸说：“伯李(Pak Li)真对不起！我因要追捕偷摩托车的歹徒，开枪射击没打着歹徒却不小心误伤了您的儿子，这件事我愿意负责，但我希望您们不要把我告上法庭，我们庭外和解好吗？您孩子动手术和住院的费用全由我付。”

李先生想了想后回答那警察说：“你开枪误伤了我的孩子纯属意外，幸好我孩子也没什么大碍，我们不会告你的，孩子的医药费我们还还得起，不必你还，你们警员的薪水肯定不大，替我们还了医药费，会让你的经济带来困扰的。”

知道李先生不追究，警察激动地拉着李先生的手说：“谢谢您！伯李，谢谢您的宽宏大量，不告我，也不必我赔医药费，我真不知如何报答您？”

李先生温和地对警察说：“伯，这事你也不必耿耿于怀，更不要说报答，不过我要劝你一句，以后在闹市追坏人时，可不要再乱开枪，你不是每次都能像这次这么好运气，子弹是不长眼睛的，万一不小心打死了无辜不该死的人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一定会牢记伯李的忠告，以后在执行任务时一定会格外小心，不会再乱开枪了。”警察一连迭的点头答应着。

第二天警察和太太及儿子带着水果、饼干到医院探望金昌。一个星期后金昌出院了，出院那天，警察驾驶着他执勤的警车到医院接金昌回家。这以后警察时不时地会打电话给金昌，春节时还会带着一些春节的礼品到金昌妈妈的家拜年。因为一场飞来的横祸，金昌和一位友族警察成了好朋友，这也许是因为祸得福的缘分吧！金昌总会这样想。

(注:金昌是作者的外甥,中枪的故事是金昌亲口讲述给作者而写出来的)

晴朗的天空，晨风吹着，雨后真凉爽，这是在空闲的周末。刚获得公司奖金，内心无比的快乐，尽情享受热咖啡，一块柔软羊角面包，划动着手机屏幕，观看朋友圈信息，不由自主的微笑。安妮轻飘飘的幻想自己的将来，感觉前途似锦暗暗高兴，自得其乐！

好久没用到的家里的电话，忽然间声响起来，愣了一回，被那熟悉的铃声感到惊喜，紧快的接线，Hallo,喂……喂，是哪一位呀！对方也没报姓道名脱口说道：“安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！上次借的钱都还没还清，又来发微信(WA)要一笔大数目，上回是我给你救急用。你以为我是大富翁吗？我赚来的钱是血汗钱呀！你要体谅一下朋友的苦处吧！安妮，我坦白说，这一次肯定不给借，你如不能接受，对我不满要断绝这分友情也行，随你的便。”

安妮认出了是琳达的

声音，不过，被这接二连三，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，觉得有些懊恼，就对琳达回话“琳达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！一开口就“血口喷人”，这不是你的性格，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事。这样吧！反正我们都没上班，你就到我家来一趟，解决这个误会，顺便我要还清借你的钱。好！甬多说了，一言为定，一回儿见面。”

琳达到家后，不用坐下就把手机给安妮看，顺口说道：“看，你仔细看这微信，清清楚楚是你寄来的，不就是借钱吗？你再别装傻，认清了吧！是什么原因来道歉，我把这不愉快的事“一笔勾销”，不再追问，完事了！”

安妮当然不能接受，觉得这微信其中有问题，把琳达手机接到手看个究竟，察觉有大问题，再看一下自己的手机，不知不觉的大喊一声：“哎呀完啦！手机被“黑客”(Hacker)入侵破解，大难临头了。怪不得

琳达你会收到那种信息，幸好没直接寄钱，不就造成严重损失。”

琳达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快，快，通知台上的群友们，把跟你有联系的，先删掉你的WA，免得被牵累，你也要“提防万一”尽可能把重要的密码删掉改新，免得吃大亏。”安妮也赞同，说道：“对，曾经有人说，黑客能把重要的个人资料从网上大数据偷窃，不合法的广泛利用，寻求自己的利益，损害不少的互联网用户。”

琳达又问：“你是怎么被打中目标的？是不是乱开不知来历的WA？”安妮想了一下，回答：“对，我想起了，就在几天前，不知是谁寄来的WA，是一张邀请柬，有APK字样，一时好奇就按个键，一切遭殃从此来临。喂，琳达你知道APK是什么意思吗？”琳达回答说：“我本身不懂，不过在公司有听过，APK是“应用程序”(Ap-

likasi)的意思。”

查出了误点，她们俩的情绪已平静，边喝咖啡边谈一些闲聊事，谈谈各自公司的笑，无所不谈，谈着……笑着，肚子已不停咕咕响，闹革命了！叫外卖买食吃与饮料。边等外卖继续聊天，趣谈风生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一定是送外卖的吧！琳达即刻起身朝向大门。一开门，哪来的送外卖，是安妮的男友，身材高大，皮肤漆黑，巴布亚(Papua)出生的海克尔(Haikel)。

琳达往屋里对安妮高喊：“安妮！黑客，黑客来了……快把手机收藏好，小心被黑客破解，哈哈！”安妮满面笑容走出来，牵着海克尔的手对琳达说：“这黑客跟网上的黑客可不一样，不是他来借钱，是他送钱来的……单送给我……他的安妮！”咱们仨笑个不停，直到送外卖员来到。

神医的到访

郭春明

恩人。

“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。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的治病情绪，病体肯定难以全愈”。光聆听神医的一番话，到场的病人可好了大半。万一不愈的，也不怪神医。因为人类的生离死别无不掌握在天地神明的手掌心。

赶来看病的人群，有半身不遂的中老年人。病瘫后的孩童。拄着拐杖佝偻着背的老大妈。咽喉发炎，痛不欲生。三高病兼而有之，而眼病患者居多，其中妇女过半。

三日行医盛传奇迹，一幕罕见的现象，展现在众人眼前。但见神医轻轻触划一下手中小刀子，渗出一画血丝，便可轻而易举的从一个中年男子易肾后，取出稳藏多时的两颗肾结石。从现场返家的老

妻迫不急待的如实躬亲讲述。如此精彩的真人真事。我的思绪不期然的飞到遥远的童年时代。当年女巫师诊断，娘是无辜的被人陷害。从娘背后摩擦过的两个熟鸡蛋中的一个，暗藏四枚绣花针，女巫师咧开嚼过槟榔满是血色的大嘴狂笑“妇人命贵得救了，有惊无险回家吧！”折腾多日高烧不见减退，还是咱们的郎中给治愈，得毛丹热病。

妻子膝盖经酸痛，行动吃力连治三天无效。一位神医帮手的本村民指出，眼下的棕榈推拿油，国产眼药水和口服止痛片，可随意捐。神医特备立竿见影，价格昂贵的特效药。怪不得每天异乡大户人家，专程开豪华轿车送大礼来。可怜重金挥霍的财神爷，未必鬼心如意，药到病除。说不准弄巧成拙，哑子食黄连有苦

自己知。

瞧！九重云霄哪有人心高，一个小小旷野地竟然是神医大展障眼法的聚宝盆，一人取宠百人心服口服，让大鱼上钩。损人利己的勾当，人在做，天且看，原本逗留10天，打算多捞些油水，多吃香的喝辣的，可这回没指望了。未周一周日神医行色匆匆驱车原路返回爪哇，处理儿子善后之事。

时移世易，印尼新政府，非常重视民生问题，体恤民瘼。国家不惜投入巨资，出台许多纾困方案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，改革全民医疗保健，人民在健保BPJS保费中获益良多。七旬半百的我，不用花一文钱，获得医院眼科割除眼膜，配戴眼镜的贴心照顾。

届时政府惠及民众的福利公义得到真正全面推行，像这类善于利用民情习俗的通病钻空子。依托鬼神骗人钱财的不法份子，至终如皑皑的白雪，融化在阳光的映照下。

撒谎

董川北

“怎么会？”男人抬头问。

“今天下午我回去了，你爸不是笑脸相迎，而是看到我就开始唠叨，说一个人过得好好的，以后没事别回来，颠簸大几十里，车费都要好几十块……”

“那是咱爸心疼你，怕你累着嘛！”男人笑着说。“还有这虾，你说你爸

爱吃红烧大虾，上次回去叮囑我买的，我是专门去批发市场买的进口冻虾，怕路上虾坏了，还买了泡沫箱跟冰袋。你看，你爸有多懒，整整一个月了，五斤大虾还是一直放在冰箱冻着。今天我走时，拿出来问我坏了没有，说坏了就扔掉。我们自己都舍不得吃，你爸也太浪费了……”

男人呵呵一笑，说：“买的本来就是冻虾，放冰箱怎么会坏呢！”

女人继续说：“我上次教爸做过一次红烧大虾，

爸却说太难了，学不会，所以一直没弄。如果虾没有坏，你就都带回去……”

“爸说不会做虾？”男人打断女人，惊讶地问。“是啊！”女人不抬头回答。

“你还不知道吧？”男人沉默了一会，看着女人认真地说，“爸年轻时是厨师，还开过饭店呢！”

女人瞬间僵住了，喃喃地问：“那爸为啥要撒谎？”

看着满桌的虾壳，双双油腻的手，男人女人瞬间明白过来……

打平伙

蔡永平

刘有富、刘有禄、刘有寿、刘有喜，哥几个在同一个工厂上班。哥几个不是亲兄弟，是同一个村不出五服的堂兄弟。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，哥几个一起出外打工，互相照应，互相帮忙，关系亲近呢。

哥几个干在工厂，吃在工厂，住在工厂。工厂的活紧张忙碌，哥几个上白班。工厂食堂的炊事员手艺差，饭菜做得不好。晚上，累了一天的哥几个窝在宿舍里玩手机、打扑克、侃闲话。隔段日子哥几个凑在一起打平伙，改善伙食，打发漫长的黑夜。

打平伙是村子里的一种传统民间风俗，形同时下的AA制，就是参与的人平均出份子钱，一起聚餐，一起抽烟，一起喝酒。打平伙采取愿者有份，不愿者自便，但退场的人往往会被别人小瞧，笑话是“怕老婆”“腩紧的鸡儿”。

有富拍着大肚子说：“兄弟们，这肚子里没油水了，要闹革命了，今晚我们打平伙吧？”有喜跳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就是哩，吃了好多天涮锅水了，该补补了。”有禄和有寿笑咪咪地点头说：“中，那就打平伙了。”有富安排有喜去街上买吃的、喝的，有喜领命哼唱着歌一溜烟出去了。

不大一会儿，有喜提两只烧鸡或三斤肉，两个凉拌小菜，三斤酒，三包烟回来了。哥几个围坐成

一圈，吃肉，喝酒，抽烟，谈天说地一晚上。打一场平伙，每人出份子钱三四十元，哥几个吃了，喝了，玩了，感觉很划得来。

有禄的婆娘梅花来厂子里，住了几天，碰上哥几个打平伙。第二天，梅花对有禄说：“他们几个抽烟，你不抽烟，这烟钱你怎么也出呢？”有禄皱起了眉头：“这是打平伙嘛。”

有寿的婆娘兰花来厂子里，住了几天，碰上哥几个打平伙。第二天，兰花对有寿说：“他们几个喝酒，你不喝酒，这酒钱你怎么也出呢？”有寿皱起了眉头：“这是打平伙嘛。”

有喜的婆娘菊花来厂子里，住了几天，碰上哥几个打平伙。第二天，菊花对有喜说：“你胃口不好，吃肉少，喝酒少，抽烟少，怎么出一样的

份子钱呢？”有喜皱起了眉头：“这是打平伙嘛。”

有福的婆娘荷花来厂子里，住了几天，碰上哥几个打平伙。第二天，荷花对有福说：“你这大肚汉，又能吃，又能喝，又能抽，出一样的份子钱，哥几个不嫌弃你吗？”有福搔着头：“这是打平伙嘛。”

婆娘们走了，哥几个的日子照旧过。有富拍着大肚子说：“兄弟们，这肚子里没油水了，要闹革命了，今晚我们打平伙吧？”有喜跳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就是哩，吃了好多天涮锅水了，该补补了。”有禄和有寿笑咪咪地点头说：“中，那就打平伙了。”

哥几个围坐成一圈，吃肉，喝酒，抽烟，谈天说地一晚上。打平伙的快乐，婆娘们永远不懂哩。